明慧週報
副刊　　第96期　　2007年2月9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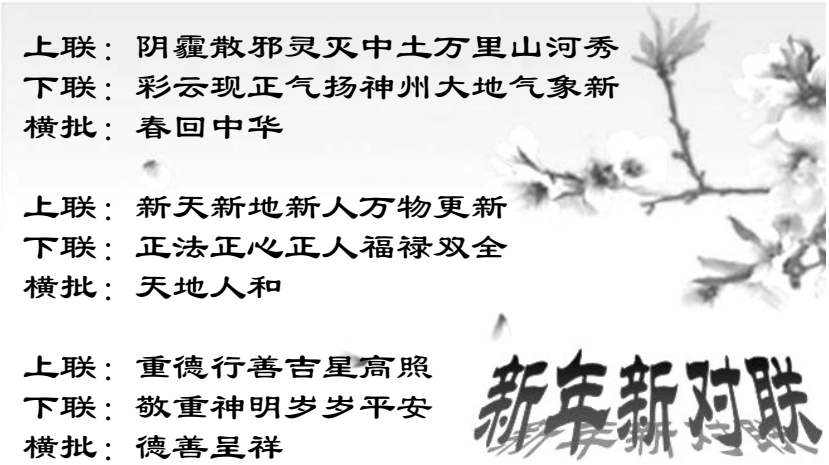
讨书

火车快速地向前行驶着，路边的景物飞快地向后退去。我坐在车窗旁，一动也不动，可脑袋里却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。自从99年大法遭受迫害以后，成千上万的大法学员放下舒适的生活，本着善心，进京上访，向政府讲清法轮功的真实情况。可是遭受的却是打压，拘捕，及牢狱之灾，有的甚至因此失去了生命。尽管如此，大法弟子前赴后继，锲而不舍的进京上访，不正好表现了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，以极大的忍耐力给予政府及人民了解大法真相的机会吗？在各种上诉渠道被封闭的情况下，以这种和平方式上访难道都不允许吗，都成了迫害的借口了吗？

火车慢慢地驶进了站台，站台上站了很多警察，他们是来接取因上访而被截回的大法弟子。每到一站都有大法弟子被他们接走。我也是被接取的一个，不过还没有到我该下车的时候。现在车厢中只剩下七八个大法弟子。

一乘警正闲坐在车位上，我走到他的座位附近，向他要从同修身上被搜去的《转法轮》。乘警瞧了我一眼，很惊讶在这种情况下我敢跟他要书，可是他也没有任何理由不给我书，所以只好说：“这书不是你的，不能给你。”我转身回到了座位上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心想必须把书要回来，不能让他们拿去糟蹋了。于是我又起身坐到了那个乘警的身旁，说：“这书对我很重要，你必须给我！”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。于是我给他讲述了自己学法轮大法的经过和原因，怎样从一个全身是病，用多种医疗方法都治不了，大便、小便都排不出去，进口药也无济于事的情况下，走入大法修炼，以及修炼后身心大变的情况，一一地向他介绍。有一在旁倾听的女乘务员听后有点不相信，说能那么神吗？我说在我身上确实已经体现了。正在交谈中又有几个乘务员也走过来，其中一个推车卖东西的小伙子说，是真的，咱们站里一个同事的父亲六十多岁了，过去有一身的病，炼法轮功都炼好了，现在什么活都能干，不信你回去问问。小伙的话在这群人中炸开了。乘警听后对我说：“真的这么好吗？”我点点头，没来得及说话，他就说：“那这本书就不给你们了，我先拿回去看看。”这时另一位男乘务员也要看书，两人竟然争抢了起来，最后乘警说：“我先看，然后再给别人看。”

车到终点了，乘警对我们说：“你们走吧，别去了，没有用的，回家吧。”言语不多，但他的话外之意已经写在了脸上。◇



我在湖南某菜市场讲法轮功真相时，旁边有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人（男）帮着说：“法轮功确实好，我亲眼见过李洪志先生。”我开始以为他是同修，仔细一询问，得知他是一位听过师父讲法的常人。下面是他回忆当年见到师父时的情景：

我年轻时在部队当兵，曾跟一位和尚学过盘坐，不是炼功，只是双盘入静休息，几十年养成习惯，我长住在湖北武汉市一位亲戚家，为他们照顾病人。

当时我每天清早都到纪念馆前面的大坪上打坐入静，那里每天都有很多大法弟子炼功，我平时都坐在他们后边打坐，同时听一听法轮功的音乐。

大约十二月份，有一天我去的太早就随便坐在纪念馆像旁边，六点钟左右我周围坐满了大法弟子炼功。他们炼完功以后，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学员是武汉电力学院的，和我交谈起来，介绍法轮功情况，可惜我缘份浅，只学了几天就没学了，仍旧打原来的盘坐。

有一天，这个女学员送给我一张票（入场券），说是李洪志老师来武汉讲法。我至今记得地点是在武昌洪山宾馆的大礼堂，大概有二、三千人去听，李先生讲了好几个小时。李先生身高一米八左右，他给我的印象是，五官长的特别好，精神特别好，好得使我感到他的精神超过了人类的精神状态。

现在听你讲法轮功是修佛，是佛法修炼，我回想当时的情景，李先生的精神状态就是佛的状态，真的光彩照人。

最后这位老人问，退党保平安是不是李先生讲了的？我说，是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好人，为别人着想，所以要把法轮功真相告诉大家，不受中共的谎言欺骗。老人就说：“那你就不用多解释了，请你给我退团，我当兵时入过团。”◇

老姨自述前世因果

老姨是北方小镇做买卖的，前些年跟一些假气功学，有时给人看病。前年得了半身不遂。这些年老姨和老姨夫关系一直不好，得了半身不遂后老姨夫对老姨更不好了。去年我回到小镇，老姨跟我讲了她和老姨夫的前世因缘。

得病后老姨夫对老姨不好，老姨很痛苦，有一天老姨躺在床上说“上天啊，他（指老姨夫）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。”说完后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在似睡非睡中她看到了她前世的一些情况。以前有一世她是修炼的，那一世她是个女的，跟她的佛家女师父学。有一天，她师父拉她走，到了一个地方经过一个大木门。木门上有遮雨的梁。她师父告诉她你到门梁上去，无论下面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下来，千万记住了。老姨到了门梁上后，下面来了两个男的和她师父打了起来，要杀她师父。她师父眼看不行了，老姨急眼了，下来用很粗的铁器分别从身后向两个男的捅去。这两个男的死了。她师父大惊失色，拉着她就跑，这时前面出现一座山，她师父进去了，她却进不去，她师父使劲拽她。这时出现了一位仙长，手拿拂尘，胸前有一串大佛珠。仙长拂尘一撩，老姨和她师父的手就松开了，仙长对老姨说“你杀生了，进不去的。”说完后用拂尘对那两个男的一划，那两个男的就变成了两只老虎。仙长指着其中一个对老姨说，三世后你们将成夫妻，了却这段恩怨。

梦醒后老姨想这如果是真的，就再做一次，结果又做了同样的梦。老姨说老姨夫身后有一个很大的白斑，正是老姨用铁器捅的地方。

老姨对大法很认可，前几年世人说大法不好时候，老姨就对世人说“你们对法轮功也不了解，有什么资格说法轮功不好啊。”这次回到小镇，我告诉老姨平时多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九字真言。后来又给老姨邮了大法资料让她学。听说老姨现在都能包饺子做饭了。◇

历史故事：

况钟治火灾

明朝人况钟任苏州知府时，一次府衙大火，文卷全成了灰烬，遗火的是一个小官吏。

火熄灭后，况钟坐在瓦砾场上，将小吏呼来痛打一百杖，让他回家。自己急忙草拟奏章，一力归罪自己，也不提那个小吏的名字。开始小吏觉得自己要被处死了，况钟叹气说：“这本来就是知府的事，你一个小吏如何能担当得起？”奏上，况钟被朝廷停了俸禄。

况钟在苏州呆了十年，因为老百姓不让他走。（《苏谈》）

尧遇到犯罪的人，都会痛哭，觉得是自己没做好；子路听到指责的话，就会高兴，认为可以提高；——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人都是这样。看看当今的中共官员，遇到问题就向外推，饿死几千万人说是天灾，犯了罪不承认。可见党文化和传统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。◇

人类大脑之谜

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，被称为大脑十年。科学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费来针对人脑进行研究，希望能够通过对大脑的研究，对人类意识和智慧的本质有所认识，但结果显然并不令人鼓舞。

去年，电脑行业名声震天的人物，Palm的发明人霍金斯(Hawkins)，出版了一本他对智慧和大脑研究及思考的书《On Intelligence》。在书中他认定，科学对人脑智慧研究的失败，原因在于科学家们以对待机器的方式来对付大脑，他们认为大脑智慧的本质，是记忆和预测。由于人脑中储存数据的神经元突触有三十兆，因此它们可以储存人一生中所有面对过的问题，因此人类在遇到某个事件的时候，神经元突触网络，很快就调出数据，获得了经验的参数，于是预测了事件的整个过程。这就是人类的“智慧”。

本质上说，这种智慧仍然是逻辑智慧，仍然无法解释许多非逻辑现象，同样无法完满解释人类活动本身。比如说，人类科学重大进步的关键点，大多并非是逻辑的，而是直觉的。爱因斯坦认为光速恒速，并不是计算或者观察出来的，而是直觉感悟的，由此才有狭义相对论的出现。同样，牛顿的万有引力，也不是数学计算的结果，数学仅仅是对这个学说表达的语言而已。

大脑研究同样无法为“我是谁？”这样的千古问题给出答案。如果大脑活动就是人类意识和人类自我的终极原因，那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，来解答大脑如何策划了直觉，艺术和爱情等问题，而不仅仅是“智慧”。

科学对人类大脑的研究，大概只是近百年的事情，但人类对自我意识的质疑和探索，却可以说已经和人类的历史同样长久。文明之初，人类对自我的质疑，往往和对天地自然的探索质疑同时进行。

“遂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冥昭瞢暗，谁能极之？冯翼惟象，何以识之？明明暗暗，惟时何为？阴阳三合，何本何化？”屈原在《天问》中提出的问题，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，似乎并没有解决多少。

诗人的任务，后来交给了神学家，之后再由哲学家交给了科学家。

科学的普及，使得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必须通过技术和数学的语言，来思考和探索天地万物和我们自身的自我意识。但科学家同样也还没有解决问题。

面对人脑这个千古之谜，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，在《转法轮》里，用浅白的语言，从人体科学的角度，圆满的解释了人类大脑的作用。◇